

禪宗與中國文化

葛兆光著



禪宗與中國文化

葛兆光著

里仁書局印行

PDG

禪宗與中國文化

葛兆光著

發行人：徐秀榮
發行所：里仁書局

局版台業字第110九六號
台北市仁愛路二段九十八號五樓之二

電話：3913325 3517610

印刷所：傑泰印刷有限公司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日
郵政劃撥：0157293-8 「里仁書局」帳戶

編者獻辭

以悠久、豐富、燦爛見稱於世的中國文化，哺育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——中華民族。曾經長時期地居於世界前列的中國文化，為人類的進步無私地獻出了自己的珍藏。

今天，我們這個古老而又年輕的民族，正在大踏步地邁向新的紀元；世界上過度物質化了的國家，重新又把他們的目光投向文明的古邦。

於是，清理我們的文化遺產，描繪它的真實面貌，發揚它的優秀傳統，評論它的千秋功過，規劃它的錦繡前程，便織成了一項嚴肅而又富有魅力的歷史使命，擺到了我們的面前。這套叢書，因此誕生了！

我們設想從各個層面各個角度來探索中國文化的奧秘，諸如區域文化，民族文化，考古學文化，科學工藝，生活起居，思想學說，語言文字，藝術文學，體育武術，宗教神話，文化制度，文化事業，文化運動，文化交流與比較等等。

當然還需要綜合性地展現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。我們期待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文化通史

著作問世。在這以前，以體現不同時代的中國文化特色為宗旨的一系列著作，也將列入我們的叢書。

既稱叢書，又受作者、編者和出版者各種條件的限制，內容自然難免不齊。我們企求在不齊中略見一致，所以爭取在五年內先刊行五十種，以期初見系統性。但願我們的初衷，十年刊行一百種，能夠實現，那時讀者也許會覺得這套叢書有助於認識和理解中國文化了。

任何關於編好出好這套叢書的建議和批評，我們都竭誠歡迎。

中國文化史叢書編委會

一九八四年十月

目錄

第一章 禪宗的興起及其與中國士大夫的交往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二、一花開五葉 | ——禪宗早期形成史略述 | 5 |
| 三、靡然向風 | ——禪宗的全盛及其在士大夫中的滲透 | 20 |
| 四、亦僧亦俗、亦俗亦僧 | ——禪宗與士大夫的交往及士大夫心理結構的變化(一) | 34 |
| 五、禪悅之風再盛 | ——禪宗與士大夫的交往及士大夫心理結構的變化(二) | 47 |

目錄

- 禪宗與士大夫的交往及士大夫心理結構的變化(三) ······

第二章

禪宗與中國士大夫的人生哲學與審美情趣

一、從禁欲到適意

——早期佛教到禪宗人生哲學的演進及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變化 · · · · ·

二、從適意到縱欲

——禪宗人生哲學的再度演進及其對士大夫生活情趣的影響 · · · · ·

三、「幽深清遠的林下風流」

——禪宗的人生哲學與士大夫的審美情趣 · · · · ·

第三章 禪宗與中國士大夫的藝術思維

一、直覺觀照中世界渾沌一片

——禪宗的梵我合一世界觀與非理性思維方式 · · · · ·

二、觀照。冥想

——禪宗與中國士大夫的藝術思維(一) 構思 · · · · ·

三、活參。頓悟

——禪宗與中國士大夫的藝術思維(二) 欣賞 · · · · ·

四 自然・凝煉・含蓄

——禪宗與中國士大夫的藝術思維(三) 表達 ······

第四章 結束語：從中國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禪宗 ······

237

附 錄 ···

表一 ······

表二 ······

參考書目舉例 ······

260 259 258

目 錄

五

引子

傳說，當年佛祖釋迦牟尼在靈山聚衆說法，曾拈花示衆，聽者都不明白其中的奧秘，只有迦葉尊者默然神會，微微一笑。佛祖知道他已領悟，對這個聰穎的弟子格外賞識。於是宣布：「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。」^①所謂「正法」即全體佛法，「眼藏」，指佛法能普照天地萬物。佛祖傳授給摩訶迦葉尊者的這種偉大佛法，據說就是「以心傳心」的禪宗宗旨，而摩訶迦葉（*Mahākāśyapa*），也就成了禪宗的開山祖師，並被尊爲佛祖十大弟子之首，稱爲「頭陀第一」。^②

摩訶，梵語「大」的意思，大迦葉，漢文譯作「飲光勝尊」。他是摩揭陀國（今印度比哈爾邦南部）人，本來並不信佛教，後來在佛祖的感召之下皈依釋門。至於他在佛敎理論與實踐上究竟有什麼建樹，在弘法傳旨上究竟有哪些成就，禪宗自己也說不清楚，從傳說中只知道他把他所領悟的佛法在印度又傳了二十七代。

到了第二十八代菩提達摩（*Bodhidharma*），相當於中國的南北朝時代。大概這時迦

葉一脈在印度已經不很吃香了，所以，達摩詢問他的老師般若多羅尊者（二十七祖）：「當往何國作佛事者？」般若多羅尊者便告訴他說，等我死後六十七年，你就到中國去宣傳禪旨，拯救生靈。又說：那裏能夠獲得真傳妙旨的人不可勝數，但是，那裏南方的人「好有爲功業，不見佛理，汝縱到彼，不可久留」。並送給達摩一首詩偈：「路行跨水復逢羊，獨自棲棲暗渡江。日下可憐雙象馬，二株嫩桂久昌昌。」⁽³⁾這首詩偈暗含了對未來的預言，尤其是前兩句，「跨水」暗指達摩將渡海東行，「逢羊」，則預言他將在廣州登岸，「渡江」，則說的是達摩將在北方傳法。果然，預言一一應驗，達摩東來傳法，走的是海路，渡過了印度洋、太平洋的洶湧波濤，他終於在梁武帝普通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到達廣州，捨筏登陸，受到了刺史蕭昂的歡迎，十月一日，他來到金陵，見到了梁武帝蕭衍：「梁武帝問達摩大師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摩云：廓然無聖。帝云：對朕者誰？摩云：不識。帝不契。（達摩）遂渡江，至少林面壁九年。」⁽⁴⁾

看來，達摩是抱着滿腔熱情想在江南找一找「堪爲法器」的「大士」的，所以他才使出了禪家機鋒來試試梁武帝，可是這位曾捨身同泰寺、篤信佛教的天子竟沒有一點慧根，聽了兩句沒頭沒腦的話便「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」，稀裡胡塗地給矇住了，致使達摩大爲失望，只好折葦化舟，渡江北去，跑到嵩山去看石壁去了。到過嵩山少林寺或看過電影《少林寺》的

人大概都能記得，那裡有個達摩洞，傳說，長着滿臉卷曲絡腮鬍子的達摩曾在裡邊面壁九年，默坐冥思，連小鳥在肩上築巢都沒有察覺，最後死在那裡。也有人說，他沒有死，有人曾掘開他的墳塋，發現棺材裡只有一隻鞋，而法身則回到他的老家南天竺去了。

傳說，達摩東來之後，把印度禪學奧旨又傳給了一個中國高僧慧可，慧可又傳給僧璨，僧璨又傳給道信，道信又傳給弘忍，弘忍最後傳給了惠能，於是，影響中國千年之久，在中國思想文化上留下了深深痕迹的禪宗，便在震旦大地上興盛起來了……

【注釋】

① 《五燈會元》卷一。

② 《維摩經》二《弟子品》。

③ 《水月齋指月錄》卷四。

④ 《從容庵錄》卷一；實際上達摩到中國大約是南朝宋時，見《胡適文存》三集卷四《菩提達摩考》及《書菩提達摩考後》。

1 禪宗的興起及其與中國士大夫的交往

一、從印度禪學到中國禪宗

——禪宗早期形成史略述

I

拈花微笑，折葷渡江，面壁九年，隻履西歸，當然都是後來禪僧們虛構的故事。歷史記載並不像江河，離源頭越近，水越清澈，雜質越少，而是年代越久遠虛構與想像的成分越多，據混的雜質越濃。上面由禪宗門徒們編造的禪宗宗譜就是這樣，越往上溯，就越不可信。達摩到過嵩山，這倒是真的，因為《洛陽伽藍記》中曾記載了他到洛陽參觀永寧寺的事，但「面壁九年」則完全是向壁虛構，「隻履西歸」更是子虛烏有。他與梁武帝的對話，簡直像南宗禪的公案機鋒，根本不是南朝梁時僧俗間的對話，在唐代道宣所編的《續高僧傳》卷十六

《齊鄭下南天竺僧菩提達摩傳》中就只有「初達宋境南越，末又北度至魏」十二字，在宋代贊寧所編的《續高僧傳》卷八《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》裡也只說「梁武帝問以有爲之事，達摩貴傳逕門心要，機教相乖，若水投石，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。」至於般若多羅尊者的預言詩偈，佛祖與迦葉的拈花微笑，那更是後代禪僧們加油添醋的胡編亂造了。

那麼，真正的禪宗早期發展史是怎樣的呢？其實，我們完全可以拋開那些後世禪僧們編造的什麼「西天二十八祖」和「東土六祖」，從現存的可靠史料裡去發掘禪宗的早期歷史，看看中國禪宗是怎樣從印度禪學中發展起來的。

古代印度民族十分重視內向自省、摒慮靜思式的修練，在釋迦牟尼誕生之前，《奧義書》(Upanisad)裡就記載了很多關於靜坐沉思的方法，如《白驥仙人奧義書》(Sveta-

svatara Upanisad)第二章中就有這樣的歌詠：

「讓感官和意識的注意力，

你，就能乘梵天之舟，

振奮起精神，

渡過恐怖之源的水流。」

而在古印度哲學裡，也有以《瑜伽經》為經典的一派，他們的實踐便是「瑜伽」（Yoga），即調息靜坐、冥思入定的修行。當佛教興起之後，佛教便吸收了這種修行方式，把它當作追求解脫的一種途徑。《經集》（Suttanipāta）是現代印度佛教研究者們公認的最早資料之一，類似儒家的《論語》，是佛祖言說的結集，它的中心涵義，便是坐禪和冥想，如第三章第一節中說，修行的人，要「抑制自己的意志，向內反省思維，守住內心，不讓它外驚」。第十一節又說：「要學會獨自靜坐……聖者的道路，是孤獨的起居生活，只有孤獨，才能領略生活的樂趣。」到了後來，在佛教中便有了一整套坐禪修練的方法。根據《坐禪三昧經》、《安般守意經》等經籍的記載，可以知道這套方法大體是這樣的——

坐禪，是把雙腿屈疊於大腿上，挺直脊梁骨，頸稍屈於前下方，氣沉於下腹部，靜靜地呼吸，目光散視或集中於某一固定物，排除一切雜慮。這在佛教徒那裡又稱為「結跏趺坐」。坐禪有「五大法門」：

調息——即《安般守意經》的「安般守意」，「安般」（Anapanā）是呼吸，初步冥想的意思，即讓修行者靜數呼吸，排除雜念，集中注意力進行默思冥想。

不淨——觀察不潔淨之物，如屍體，靜思其變化因由，以抑制內心欲望的擴張。
慈悲——觀察美好的事物，求得歡愉寧靜的心境，以抑制內心的忿怒、嫉妒、仇恨。

因緣——對一切事物都用理智、冷靜的態度來分析，以求得正確的解悟，用理性來戰勝欲念的產生和行為的過激。

念佛——觀想阿彌陀佛的姿勢，贊誦它的名號，以擺脫恐懼，戰勝欲念，以達到清淨和平的心境。

五大法門之外，佛教還有所謂「四禪定」，就是坐禪修行的四個階段。據說，在「初禪」階段，能排除煩惱欲望的干擾，得到一種從煩囂的現實中脫身而出的喜悅；在「二禪」階段，這種喜悅逐漸純化，成為身心的一種自然屬性；在「三禪」階段，這種還帶有外在物色彩的喜悅消失了，只留下內在的、純淨的、自然的樂趣，一種平靜適意的樂趣，而到了「四禪」，這種樂趣也歸於無有，人達到了無欲無念、無喜無憂的境界，得到了澄澈透明的智慧。這個境界是無上境界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說的境界。而達到這一境界，則又能有天耳通、天眼通、如意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等種種奇異的神通。

II

這就是印度佛教中的禪學，嚴格地說來，它只是印度佛教那五花八門、琳琅滿目的修行方式中的一種，還沒有形成一個具備完整的世界觀、實踐方法、認識論的教派體系。中國的

禪宗便是在印度禪學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一株結着無花果的智慧樹，它雖然植根於印度禪學，却融匯了印度佛教其他方面的種種理論，並與中國土生土長的老莊思想及魏普玄學相結合，形成了一個既具有精緻的世界觀理論，又具有與世界觀相契合的解脫方式和認識方法的宗教流派。它是印度禪學的深化和發展，是印度禪學的中國變種，也是印度民族文化與中華民族的文化碰撞的產物。

中國禪宗有哪些特點呢？

首先，它有一個關於「梵我合一」的精緻周密的世界觀理論。在中國禪宗看來，我心即佛，佛即我心，世界萬物、客體主體、佛我僧俗、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，無非是我心幻化，如果沒有了我心，哪裡還有什麼世事滄桑，哪裡還有什麼日月星辰。中國禪宗的真正奠基者六祖惠能有這麼一個故事，一天，印宗和尚問大眾，風吹幡動，究竟是風動呢？還是幡動？大眾議論紛紛，有的說是風動，有的說是幡動，混在大眾中的惠能挺身答道：風也不動，幡也不動，是人心自動。使印宗和尚大為吃驚，佩服得五體投地。這種詭辯在今天當然連小孩子都不相信，可是在禪宗中却是極有市場的。結跏趺坐中的人，凝神摒慮，往往會感到外部紛擾囂亂的一切都漸漸消失，唯有自己的心靈在活動，而儲存在記憶中的種種表象，却在這潛意識的活動中浮現，在科學尚不發達的時代裡，人們常常會對此感到困惑：為什麼閉上眼